

凡事煙飛湮滅

Everything Disappears

林子寧 像隻蜘蛛，我等待著。真空狀態中，指南針和我內部的導航系統都失去效用。

陳宜均 我正試圖做個決定，如果我可以離開這、忽略這齣戲的話。

蔡長利 這時間的信號提醒我，跳舞吧，捕捉過去那充滿活力的感受。

ii. 我緊握住沙

我總是唱著我的救世主的歌，直到他逃離的一天。你可曾想過我們會落於此境地？我們在其他地方束手無策的朋友，已喪失了同情心。我們無名的羞恥終將漸漸消失，徒勞承擔。這些保有的秘密就像未讀之書，帶著罪惡感端坐於架上。

當最後的海軍船隻充盈了狂喜，只剩已遠之故土，曾吟之舊曲，苦澀之老調。這些人不再依循舊日行事。他們所獲又奪去之地。在我左側，飛揚而去之鳥類。

我就像蜘蛛等待著。正敲打著水泥的鏟子帶我到了別處。我躲在爺爺農場的樓上，因為天氣很冷，而我不想幫忙。

透過窗簾，從我的床裡能聽見外面的車聲，我想像我在一艘船上。鬧鐘打破了寂靜，一聲大笑或聲音，但我不想起床因為他們在等著我。

iii. 遺忘練習題

林子寧 在我的潛意識裡降落吧，我並不屬於你的真實世界。

蔡長利 你穿越到不同的時光啦？

陳宜均 是啊，我又再次從那場失敗的愛情戰役中領悟了。

蔡長利 沒有什麼比一顆懦弱的心更糟了。

陳宜均 我不准那些在我身旁的人做他們自己。

蔡長利 沒有什麼事可以比擬我不在你身邊後，你所失去的世界。

陳宜均 這背叛的眼神是怎麼一回事？

蔡長利 我可以讓你睜開雙眼，認真看待這件事。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似乎是從外太空來的，當我離開我的家人和朋友時，我便和他們沒了聯繫。這讓我覺得我只是來拜訪自己的生命，我死後便回到外太空。有時如果我看著天花板便能看見外太空，我還能穿越漫遊於其中。

iv. 屋頂上的大象

我還記得我被送到醫院的第一個晚上。那時候已經是病人的就寢時間了，護士帶著我到病房，我小心翼翼地向「室友」打招呼、快速沖個澡之後，吞了他們給我的藥，就蜷縮在床上睡著了。說真的，我一開始以為這一切都會非常簡單，不過就是演個戲嘛。但最難的部份是，我必須向醫生還有軍中長官證明，因為一些個人因素，我無法當完兵；但同時，我也得讓我父母相信，我並沒有任何問題，我只是因為「不想當兵」才必須演戲。

很快地，我發現自己必須要變得更有說服力一點。我必須將自己逼到極限。所以，無可避免地，我失控了。簡單地說，我的演技好到我根本不知道這一切是真的，還是在演戲。在嚴重的失眠下，身體和心靈承受的負擔已經超出常人。我會為了每一件小事大哭，有時候甚至無需任何原因；一直到我發現我每天晚上睡前都會有例行的精神崩潰，才知道——我真的失控了。

一開始的兩週，我並不怎麼和任何人說話，盡我所能地將自己與外界隔離。結果，在我仔細觀察之後，我發現原來大家都很正常，而他們根本也懶得「演戲」。那個時候，大家只是每天在鬼混，然後一副好像真的很有計劃的樣子，聊著彼此的未來。

v. 他們有許多名稱

林子寧 我想忘記我徒然背負，無名的羞恥。

許明文 何處是未來？何處是過往？

五雷轟頂，但無腦震盪。

當你如是說，那無任何意義。

林子寧 如果有一種味道是你記得的，我可以幫助你想起它。

vi. 幽靈船

林子寧 難以言說。時間靜止。愛之行止為他人所有。

讓他人去觀察。他跟她說話，但她的疑慮並未超過一分鐘。

許明文 我以為我們對待彼此的方式能像對待人一樣，而不是像物體。

林子寧 但我喜歡被以對待物體的方式對待。

許明文 我想你有過多的期待，你需要被羞辱，你應該覺得羞恥。

林子寧 我沒有感覺。

許明文 這不應該是這樣的。

林子寧 肉體慾望好像並不夠，我得閉上眼睛去想像。

許明文 你並不能讓事情順其自然發展，那就像你在試著逃避那個時間點。

林子寧 所以呢？我不在乎，我一點都不在乎。

許明文 我以為你會待到早上，我不希望我們任何一個人覺得寂寞。

林子寧 我應該告訴你的，我不會留下來。

許明文 我今天在射擊場，把標靶想像成你的臉。

林子寧 不要污辱我的療癒過程。

許明文 我從來都不想要有孩子，決不。

林子寧 有時候我覺得如果你死了的話，可能還會比較簡單。

許明文 你在考慮著未來的事嗎？

林子寧 我當然在考慮未來的事，我不會就這樣盲目地活著，我一定要快樂。

許明文 很抱歉提起這個話題，請不要告訴任何人。

林子寧 我不會為了你犧牲自己。

vii. 陌生人閉上的眼睛

在此霧雪之地，時間在此靜止。

自動奔流而出的詞語比檢查哨的槍聲清透響亮。

我的老天阿，誰帶我們來這裡的？

有任何辦法可以倒轉時光嗎？
我們的背脊是因前生的重擔而斷裂嗎？
或此痛苦能得到另一個聲音的安撫？
別遵循未來，在此靜靜坐著吧。
時間已將海洋阻絕。
板塊的漂移不會讓我們更靠近。